

南史识小录

蘇子忠

好學

PDG

北史識小錄卷三

錢唐沈名蓀潤芳秀水朱昆田文盈原輯

後學錢唐張應昌補正

魏列傳

劉仁之外示長者內多矯詐其對賓客破牀撤席齶飯冷菜劉庫仁傳尉崇儒好學吳人搖脣振足爲人所

哂見人好笑時論比之寒蟬劉地干機悟有才藝馳馬立射五的

尉聿爲涼州刺史涼州緋色天下

之最時領軍元叉執權送白綾二千匹令染聿拒之以上尉瑾傳

孝文欲以穆弼爲國子助教弼辭以爲屈

帝曰朕欲敦厲胄子屈卿先之白玉投泥豈能相汚

穆崇

傳

叔孫俊以便弓馬轉爲獵郎

叔孫建傳

按

七史識、卷三

魏列傳

長孫肥傳

子翰

亦以善騎射爲獵郎

庚業延遷鄴行臺鄴有園池時果初熟

承吏送之業延不受曰果未進御吾何得先食

庚業傳

屈蛇侯羅結道武時人累遷侍中外都大官總三

十六曹事年一百一十詔聽歸老賜大甯東川爲私

第別業并爲築城號羅侯城年一百二十歲卒

羅結傳

窟咄寇南鄙高邑公莫題遣箭於窟咄謂之曰三

歲犢豈勝重載言窟咄長而道武少也後有告題居

處倨傲擬則人主帝乃使人示之箭告之曰三歲犢

能勝重載否乃刑之

莫題傳

李栗性簡慢矜寵每在

道武前舒放倨傲笑唾任情

李栗傳

枝附葉從子孫

榮祿論許洛陽家田三生嘉禾皆異畝同穎

許謙傳

崔宏少有儻才號曰冀州神童并州胡數萬南

畧河內帝問計於羣臣宏曰胡衆雖多無猛健主將所謂干奴其一膽也以上崔宏傳

明元時有免在後宮

檢無從得入帝令崔浩推之浩以爲當有鄰國貢嬪嬪者明年姚興果獻女時以秋穀不登議遷鄴浩

以爲非長策至春草生乳酪將出兼有菜果足接來

秋若得中熟事則濟矣帝深然之

帝與崔浩論事

大悅說至中夜賜浩縹醪酒十斛水晶戎鹽一函口

朕味卿言若此鹽酒浩明識天文好觀星變嘗置

金銀銅鉢於醉器中令青夜有所見卽以鉢畫紙并

字以記其異詔問浩曰蓋吳在長安北九十里渭

北地空穀草不備欲度渭南西行何如浩曰蓋吳營
去此六十里賊魁所在擊蛇之法當先破頭浩表
太宗勅臣解急就章孝經論語詩尙書春秋禮記周
易三年成訖復詔臣學天文星歷易式九宮無不盡
看三十九年晝夜無廢專心思書忘寢與食至乃夢
共鬼爭義漢高祖以來世人妄造歷術者十餘家
皆不得天道之正大誤四十小誤甚多浩著食經
食經序飢餓仍臻饋蔬餉口清河崔悅范陽盧
湛竝以博藝齊名湛法鍾繇悅法衛瓘而俱習索靖
之草湛傳子偃偃傳子邈悅傳子潛潛傳子宏宏及
浩世不替業故魏初重崔盧之書以上崔浩傳長孫儉

爲荊州刺史吏人表請爲儉構清德樓樹碑刻頌朝

議許之

儉嘗詣闕奏事雪中待報竟無惰容

以上

長孫
傳長孫道生廉約一熊皮障泥數十年不易人比

之晏嬰

長孫道生傳

長孫承業諸子驍果鎮揚州梁將

頗難之號曰鐵小兒

長孫子彥少嘗墜馬折臂肘

上骨起寸餘乃命開皮鋸骨流血數升

言戲自苦以上

幼傳長孫晟送千金公主至突厥前後使人數十輩

攝圖多不禮之獨愛晟每共游獵留之竟歲嘗有二

鵬飛而爭肉因以箭兩隻與晟請射取之晟馳往遇

鵬相攫逐一發雙貫焉

隋文遣太僕元暉出伊吾

道使詣玷厥賜以狼頭纛

突厥敵人可汗賜射於

武安殿時有鷺羣飛墜文命晟曰公善彈爲我取之十發皆中竝應丸而落有突厥達官來降言突厥之內大畏長孫總管聞其弓聲謂爲霹靂見其走馬稱爲閃電上笑曰將軍威行域外遂與雷霆爲比煥帝幸榆林出塞外啟人可汗染干召種落數十酋長咸萃晟見牙中草穢欲令染汗親自除之以明威重乃指帳前草曰此根大香染干取嗅之曰殊不香也曰國家法天子行幸所在諸侯躬洒掃耘除御路今牙中無穢謂是留香草耳染干乃拔所佩刀親自芟草諸部爭效之自榆林東達於薊長三千里廣百餘步舉國就役而開御道以上長孫晟傳長孫紹遠爲太

常廣召工人創造樂器黃鐘不調每恨之嘗經韓使君佛寺聞浮屠三層上鐸鳴其音雅合宮調取而配奏方始克諧長孫紹遠傳

傾巢盡落屈膝稽顙論

道

武田于白登山見熊將數子顧謂于栗磾曰能搏之乎對曰若搏之不勝豈不虛斃一壯士白可驅至御

前坐而致之尋皆禽獲

劉裕伐姚泓栗磾築壘河

上裕憚之遺栗磾書假道西上題書曰黑稍公麾下

栗磾好持黑稍故也栗磾以狀表聞明元因之授栗

磾黑稍將軍以上于栗磾傳

于謹平江陵得宋渾天儀梁

日晷銅表魏相風鳥銅蟠螭趺大玉徑四尺圍七尺

以獻周文帝司樂作常山公平梁歌十首使丁人

歌之。周武帝三年以謹爲三老賜延年杖。武帝幸

太學以食之行古袒割禮既而北面訪道。以上于謹傳

于仲文獄中上書伏願垂泣辜之恩降雲雨之旆則

寒灰更然枯骨還肉。

于仲文傳

周明帝雅愛文史立麟

趾學在朝有藝業者不限貴賤皆聽預焉。

于翼傳

道

武攻中山未克乏糧問計於崔逞逞曰飛鴻食葦而

改音詩稱其事可取以助糧帝銜其侮慢然兵既須

食聽人以甚當祖。

崔逞傳

孝文嘗閱故府得舊冠頤

曰南部尚書崔逞制謂崔休曰此卿家舊事也。

崔休傳

齊文襄以石愷爲清河太守令得專殺愷經崔㥄

宅謂少年曰諸郎輩莫作賊太守打殺人懷願曰何

不答府君下官家作賊止捉。一天子牽臂下殿捉。一天子推上殿不作偷驢摸贓賊。凌寵妾馮氏家人號曰成母。朝士邢子才等姦之。凌授徐州刺史馮氏假其威勢恣情取受。後凌爲東兗州刺史馮氏受納狼籍爲御史劾與凌俱召詔付廷尉獄。諸囚多姦焉。獄中致競。凌偉風貌寡言辭。端凝如神。神武言崔淩應作令僕恨其精神太適。李渾將聘梁名輩畢萃。詩酒正歡。淩後到一坐。無復談話。鄭伯猷歎曰。身長八尺而如刻畫。聲歎爲洪鐘響。胸中貯千卷書。使人那得不畏服。凌每謂盧元明曰。天下盛門。惟我與爾博。崔趙李何事者哉。神武葬後。凌竊言黃頷。

小兒堪當重任否。崔暹以告文襄。絕。凌朝謁。凌要拜道左。文襄發怒曰：「黃領兒何足拜也！」鎧凌赴訛後。捨之。凌進謁奉謝。文襄猶怒曰：「我雖無堪。忝當大任。被卿以爲黃領小兒。金石可銷此言難滅。」凌一門婚嫁皆衣冠美俗。吉凶儀範爲當時所稱。婁太后爲博陵王納凌妹爲妃。敕其使曰：「好作法用。勿使崔家笑人。」博陵王婚夕。文宣帝舉酒祝曰：「新婦宜男。孝順富貴。」凌素與魏收不協。收後專典國史。凌恐被惡言。乃悅之曰：「昔有班固。今則魏子。收縮鼻笑之憾。不釋。」以上崔凌傳李神雋見崔瞻。歎謂邢邵曰：「昨見崔凌兒。便爲後生第一。我遂無此物。見此使人傷懷。」

魏孝靜以人日登雲龍門與其父㥄俱侍宴爲詩詔
問邢邵等曰今瞻此詩何如其父咸曰㥄博雅宏麗
瞻氣調清新竝詩人之冠冕宴罷共嗟賞云今日之
宴併爲崔瞻父子楊愔問盧思道瞻文藻優劣思
道曰崔瞻文詞之美實有可稱但舉世重其風流所
以才華見沒愔又曰昔裴瓌爲晉世中書郎神情
高邁每於禁門出入宿衛者皆肅然動容崔生堂堂
當亦無媿裴子乎詔議三恪之禮太子少傅魏收
爲一議朝士莫不雷同瞻則立異議收讀訖笑而不
言瞻正色曰少傅名位不輕瞻議若是須贊其所長
若非須詰其不允何容讀國士議文直此冷笑瞻

在御史臺恆宅中送食備極珍羞別室獨餐有一河
東人士姓裴亦爲御史伺膳食便往造焉膳不與交
言又不命七箸明日裴自攜七箸恣情飲噉膳謂曰
我初不喚君食亦不共君語遂能不拘小節君定名
士天保以後重吏事謂容止蘊藉者爲潦倒而膳
終不改天保初㥄爲侍中弟仲文爲銀青光祿大
夫同日受拜時云雨鳳連飛仲文多醉嘗被勅召
宿醒未解文宣怒將罰之試使爲觀射詩十韻操筆
立成乃原之以上崔瞻傳按瞻齊書作瞻崔儦以讀詩爲務負
恃才地大署其戶曰不讀五千卷書者無得入此室
儦與頽邱李若俱見稱重時人語曰京師灼灼崔

儻李若

李若每謂其子曰盧思道崔儻杳然崖岸

吾所重也

儻以聾常得無事一醉輒八日

越公楊

素重儻門第爲子元縱娶其女親迎之始公卿滿坐

素令騎迎之儻敝衣冠騎驢而至

崔子約居母喪

哀毀骨立人云崔九作孝風吹卽倒

以上崔
傳

王嶷

爲南部尚書時南州多事訟者填門嶷性懦緩不斷

終日昏睡李訴鄧宗慶等號爲明察終見誅戮嶷卒

得自保時人語曰實癡實昏終得保存

王憲
傳

王昕

少篤學能誦書日以中疊舉手極上爲率

昕爲汝

南王悅騎兵參軍舊事王出則騎兵武服持刀陪從

昕恥之未嘗肯依行列悅乃令騎兵在前手爲驅策

昕捨轡高拱任馬所之。悅與府僚飲酒起自移牀。
人爭進手。昕獨執板郤立。悅作色曰：「我帝孫。帝子。帝弟。帝叔。今親起輿牀。卿何偃蹇對曰安敢以親王寮。宋從廝養之役。」昕雅好清言。詞無淺俗。在東萊時。獲殺其同行侶者。詰之未服。昕謂曰：「彼物故不歸卿。無恙而返。何以自明？」邢邵後見文襄說此言。以爲戲樂。昕聞之詣邵。曰：「卿不識造化。還謂人曰：『子才應死我。罵之極深。』嘗有鮮卑聚語。崔昂戲問昕曰：『頗解此否？』昕曰：『樓羅羅實自難解。』文宣以昕疏誕。非濟世才。罵曰：『好門戶惡人身！』削奪昕官爵。詔曰：『與奪任情威福。在已。能使直而爲枉曲。反成絃。』又曰：

僞賞賓郎之味好咏輕薄之篇自謂模擬儉楚曲盡風致
昕母清河崔氏學識有風訓生九子皆風流
蘊藉世號王氏九龍以上王
昕傳王晞與邢子良遊處
子良與其兄書賢弟彌郎沙彌小名意識深遠言必詣
理吟咏性情麗絕當世恐足下方難爲兄不暇慮其
不進也 獨孤信入洛署爲開府記室晞稱先被犬
傷困篤不赴有故人疑其所傷非彌吾勸令赴晞復
書辱告存念似疑吾所傷非彌吾豈願其必彌
宣昏逸常山王欲極諫晞切止之王謂晞曰吾長夜
九思今便息意 陸彌將出使握晞手曰相王天下
樂推物無異議彌等願披腹心而忽奉外使無由面

盡短誠寸心謹以仰白。昭帝踐阼後，晞奏事罷。帝從容曰：「此日何爲自同外客？」略不可見。自今但有所懷，隨宜作一牒，候少隙卽徑進也。帝欲以王晞爲侍中，苦辭不受。或勸晞勿自疏。晞曰：「性實疏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猖追求，無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熟耳。百官嘗賜射，晞中的，當得絹，爲不書箭。有司不與。晞陶陶然曰：「吾今段齊書無段字，可謂武有餘而文不足矣。」晞無子，帝將賜之妾，使小黃門就宅宣旨。皇后相聞，晞妻答妻答，終不言。晞以手撩胸而退。帝聞之笑。武成忿，晞懦緩，因奏事大被呼叱而雅步晏然。晞在并州，雖戎馬